



又是一年麦香时



■ 罗新海

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芒种前后，家乡的小麦渐渐成熟变黄，迎来了收割季。微风拂过，麦浪滚滚，遍野弥漫着麦香，记忆中麦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

小时候，家乡是小麦主产区。麦熟一响，若不争分夺秒抢收，干透的麦粒就会掉落。若遇上暴雨或

连阴雨，麦收会大受影响。所以，麦收就成了农民们一年中“龙口夺粮”的关键时刻；麦收也是一年中，最忙最累的农活，“三秋不如一麦忙”说的就是抢收很紧张。

麦收期间最辛苦繁重的环节当属割麦。那时，收割、打捆、运输、脱粒、晾晒全靠手工劳动。其他环节还能活动一下身体，割麦却要弯腰挥镰，一个姿势干半天，一阵子下来，腰酸胳膊疼，坐下去

就不想再起来。每家几亩地小麦，要一镰镰地割，一步步地挪，要早出晚归连轴转上好几天。

刚实行联产承包制那会儿，我家劳力少，父亲在村委会还有工作，两个妹妹还小，只能跟着帮忙，母亲成了主劳力，我是半劳力。割麦是个技术活，刚开始使用镰刀不得法，笨拙缓慢，看着母亲左手挽麦、右手挥镰、唰唰作响的娴熟动作，我好半天才能学会并跟上她的节奏。

早上和傍晚还算凉爽，中午前后，烈日当空，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，口干舌燥，湿透了的衣裤贴在身上，手上磨起的血泡和胳膊上麦芒扎过的伤口又疼又痒，真正是过一场麦，脱一层皮。那会儿最盼望的事，莫过于听到商贩卖冰棍的吆喝声。每每这时，母亲会让小妹跑个腿，去买回几根。吃着加了白糖的冰棍，趁机在地头树下小憩，顿感甘甜凉爽，浑身劳累一扫而光。

小麦割完，麦收任务相当于完成大半。麦收需环环相扣，割一段就要回头打捆，选用鲜麦秸拧成麦绳，用膝盖压着，将麦捆打实，便于运输。天黑前，将捆好的麦子用地排车运往家里的麦场，堆成麦垛，待全部收割完毕再集中脱粒晾晒。那时，村里家家都用上了小麦脱粒机，一般是歇人不歇机，几家互助，分工协作，偶尔还要挑灯夜战。看着金灿灿的劳动成果，麦场上传出欢笑，人人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

后来，农村逐步用上了小麦收割机，人们只要跟在收割机后打捆装车，运回家脱粒就行。再后来，又用上了小麦联合收割机，收割、脱粒、自动装袋、秸秆粉碎一体完成，轻轻松松就能搞定麦收。

光阴似箭，麦收之变折射出时代发展中农业生产方式的日新月异。然而，那些难忘的麦收岁月，早已植根于我的内心深处。这不，又到一年麦收时，那麦子飘香，正是奋斗和幸福的味道。

(作者供职于山东安丘市纪委监委)



菖蒲青青

■ 徐新

“彼泽之坡，有蒲与荷。”在河流纵横交错、水系发达的家乡，一束束一丛丛聚而生的菖蒲是最寻常可见的水生植物。春一点头，碧水盈盈的池塘里，菖蒲悄悄从水底冒出，潜滋暗长，生机盎然。

初夏时，嫩绿的菖蒲已经长得极为茂盛，修长的青叶密密麻麻立于水面，铺展出一片浓郁的清凉翠色。轻风吹过，摇曳的菖蒲变得灵性活跃起来，窃窃私语声隐隐飘过，独有的浓郁清香也不时随风飘来。清少纳言在《枕草子》中写道：“五月五日的菖蒲，过了秋冬之后，发白变枯走了样儿的，将其拉折折断，没想到当时的香气依旧飘荡于四周，真是有情味。”

将艾蒿和菖蒲插在门上，是家乡端午的一个重要习俗。其实，菖蒲在古人心中一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，不仅将其作为防疫驱邪的灵草，与兰花、水仙、菊花并称为“花草四雅”，还将农历四月十四定为菖蒲的生日，农历五月定为蒲月。《群芳谱》曰：“四月十四菖蒲生日，修剪根叶无踰此时，宜积梅水渐滋养之。”

菖蒲“不假日色，不资寸土，不计春秋”“耐苦寒，安淡泊”，生野外则生机盎然，富有而滋润，着厅堂则亭亭玉立，飘逸而俊秀，历代文人为其留下不少佳作。宋朝释惠明的《咏菖蒲》云：“根下尘泥一点无，性便泉石爱清孤。当时不惹湘江恨，叶叶如何有泪珠。”他将菖蒲的性情、品格描摹得淋漓尽致。欧阳修的“正是浴兰时节动，菖蒲酒美清尊共”则点赞了菖蒲美酒。“一拳石上起根苗，堪与仙家伴寂寥。自恨立身无寸土，受人滴水也难消。”诗人威龙渊写出了石菖蒲盘根结节屹立于山岩石缝之中的风骨气节。

苏轼与菖蒲的缘分从他 29 岁那年就开始了，在山中偶遇菖蒲，他称其为“千岁灵物”，并深深为之着迷。自此以后，他在每一次人生转折点都与菖蒲作伴，一生为蒲草作诗 30 多首。哪怕被贬时，看到路边的石头都想拿回家养菖蒲。调任登州太守时，他在蓬莱丹崖山旁取弹子涡石数百枚，将菖蒲植于弹子涡石的“千疮百孔”之中，并作“文登弹子涡石”诗。被贬谪常州时，他在常州禅院送给禅师一首菖蒲诗，读来颇为有趣：“碧玉碗盛玛瑙，并华水养石菖蒲。也知法供无穷尽，试问禅师得饱无。”可以说，“蒲痴”苏轼有一颗和蒲草一样天真淳朴和自由的心灵。

到了清代、民国时期，菖蒲也成为画家笔下常见的素材。郑板桥有首题画诗写道：“玉碗金盆徒自贵，只栽蒲草不栽兰。”八大山人、吴昌硕等书画家的“清供图”中常有以石与菖蒲相伴的画面，只因菖蒲“有山林气，无富贵气，有洁净形，无肮脏形。”

夏日的轻风掠过，家乡的原野氤氲着菖蒲特有的馨香，它带着童年的美好与快乐、家的温暖和牵挂，悠悠然飘进人们的梦乡。

(作者供职于江苏南通市海门区委宣传部)

■ 张锦凯

诗韵清风铸廉心

夏日的荷塘，翠叶碧连天，绿意盎然。清风拂面，一池荷色净心尘。品荷莲之韵，扬清廉之风，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。一生喜爱莲花的周敦颐常以“官清赢得梦魂安”自勉，并在《爱莲说》等作品中将“廉”与“洁”有机结合，践行自己的为官之道——立诚以修身、守洁以处世、奉公以为政、求仁以爱民。

孟子曰：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。”所谓廉，就是不贪。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解释道：“不受曰廉，不污曰洁。”干干净净做事，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物，清清白白做人，不让自己的人品受到玷污，此乃廉洁。其实，廉洁一词最早出现于《楚辞》，这也是“朕幼清以廉洁兮”的屈原从年幼就开始坚守的一种信仰——廉洁正直以自清。自古至今，廉洁涵养的清风正气，一直被中华诗词所吟诵，或明廉耻，或守气节，或崇节俭，或重情操……

“公生明，廉生威。”做人廉洁才能树立威望，廉洁就是要有“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”的浩然正气。明代于谦用一首《石灰吟》以及挂在自家门楣上的“两袖清风朝天去”的横匾，表白心迹志向，甘于清贫。清朝名臣张伯行任福建巡抚时，在居所院门及巡抚衙门张贴犀利的撤文《禁止馈赠檄》，不接受任何馈赠以拒腐：“一丝一粒，我之名节；一厘一毫，民之脂膏。宽一分，民受赐不止一分；取一文，我为人不值一文。”

不论居庙堂之高，还是处江湖之远，清廉的操守就是要有—

颗自律的心，而冰心与玉壶就承载着这种纯洁性。西晋文学家、书法家陆机用“心若怀冰”来比喻心灵高洁，而唐朝宰相姚崇将冰心和玉壶结合起来，以示为官要有一尘不染的清廉，其在《冰壶诫》中写道：“冰壶者，清洁之至也，君子对之，示不忘乎清也。”受姚崇影响，唐朝诗人创作了一系列以冰壶为主题的廉政诗，例如王昌龄的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”，卢纶的“玉壶冰始结，循吏政初成”，李白的“白玉壶冰水，壶中见底清”，皆为佳作。

唐代诗人李商隐深刻总结了历代兴衰的经验教训，道出了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破由奢”的警世哲理。贫困享受是腐化的开始，而勤俭廉洁却是清风润人心。诸葛亮把“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”作为家训以诫子；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是明

末清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；孔子的廉政思想“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”道出了仁政与德治的治国理念。

明朝信阳知府胡守安卸职时感言道：“一官来此几经春，不愧苍天不负民。神道有灵应识我，去时还似到贫。”胡守安在信阳为官几年，上不愧对苍天，下不辜负百姓，离开时跟来时一样清贫。明镜高悬下的包拯是铁面无私、廉洁奉公的象征，他在自己唯一流传于世的诗篇《书端州郡斋壁》中写道：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。”清心正己是吏治的根本，刚正不阿是修身的原则，这是一个为官者应该具备的气节与风骨。

弘扬清廉思想，传承廉洁文化。吟诵一首首充满浩然正气的古代诗词，坦荡处世，诗韵清风铸廉心。

(作者供职于西南油气田)



芒种

■ 张承斌

张开双臂
像迎接远方归来的亲人
目光中堆积的
全是沃土滋养的谷粒

剑芒不能阻隔彼此
时节像个顽皮在外的孩子
暂时忘却了故乡的山水
如今换一身行头回到阔别的桑梓

河畔的鸟鸣打磨着
镰刀滚烫的面颊
满怀兴奋的眼神
重新洗涤着脱粒的欣喜

金黄仿佛大地上蔓延的思念
布谷鸟日日催促插秧插禾
菖蒲的清香也会不请自来
弥漫于野，迢迢多日

(作者供职于安徽芜湖市汤沟早秧学校)



举家充藕煤

■ 蒋平

藕煤，又叫蜂窝煤，因外形像藕，构造类同蜂窝而得名。

相比木柴木炭，藕煤烟幕少、不占地、火力持久、经济适用，是上世纪末城市家庭的主要生火燃料。那时的灶台已流行孔型藕煤设计，但市场上只有散装煤。每年夏季来临，父亲会借来板车，购回散装煤拖进院内，用塑料布封好，然后选个晴朗的周末，用 12 孔机将煤充成藕煤。充煤用土话讲是打煤，准确的定义则是充，须手足并用，运用身体重量，将煤泥充进 12 孔机的空隙，再挤压出灶台的形状。充煤的时间，一般只有半个上午，这样便于晒干，傍晚就能装货。

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已经起床，按对等比例拉来黄土，和着散煤与水拌匀。等我们吃完早饭，院里摆放着借来的两台 12 孔机，另加一排已充好的藕煤样品，只等我与兄长一显身手。

充好的藕煤在院内整齐划一依次排开，如同接受军训

的士兵。充煤的最佳搭配是两人，这样有个比较，便于发挥积极性，而当速度跟数量比到一定程度，便开始拼质量跟品相。为充出更标准的藕煤，先将煤泥再加工，和得不干不湿。充煤前，将 12 孔机内外的残渣清理干净，再附上一层锯沫，增加煤球的平整度，充煤的次数也要增加，挤煤的力度也得更大。当一个个光滑体面的藕煤傲然挺立，引来左邻右舍一片喝彩时，满心的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充藕煤多是家里男孩子们的事。那时常在院里堆藕煤的家庭，除了自力更生，还有彰显家庭劳力的意味。遇上煤多，充到日上三竿，男孩子们

们脱去上衣赤膊上阵。在一声声“你家儿子真能干”之类的夸赞声中，父亲满脸自豪，我们干得更起劲。汗流满面之下，随手一擦，抹一脸煤黑，引来众人哈哈大笑。

收工时也是享受的开始，几人吃着母亲切好的西瓜，那时一种劳作后大快朵颐的痛快。接下来睡上一个美美的午觉，一直睡到夕阳西下，父子三人将晒干的藕煤叠罗汉，陆陆续续搬进厨房或楼梯间。每个楼道的每一层几乎都摆放着藕煤，只要占道不宽，时间不长，不留鼠患，邻里一般不会闹意见。

后来，随着父亲年迈，我们参加工作，日子忙碌了，价廉物美的现成藕煤送货上门，包括后来更先进的管道燃气入户，举家充煤的日子成为了历史。其实，我一直有个小小遗憾，当初没有相机或者智能手机，无法留下举家充煤的瞬间，只有那台束之高阁、锈迹斑斑的 12 孔藕煤机，和着充煤往事，以及往事里家人邻居的笑声，常常浮现脑海，串成鲜活美好的记忆。

(作者为湖南省永州市作协副主席)